

## 《中華博物通考》與中華博物學 ——試論張述錚先生與他的學術生涯

康戰燕\*、盛岱仁\*\*

《中華博物通考》，凡三十六卷，三千多萬字，是中華古典博物學重構的奠基巨作。《通考》以中華民族所創造所關涉的浩博實物為研究主體，起於遠古，達於近世，逐代探索，廣予羅致，述其形，繪其圖，力求齊備，錙銖無遺。全書涵蓋日月星辰、田野江海、鳥獸蟲魚、木果花卉、農耕漁獵、雕繪樂舞，乃至禮俗教育、國法朝制等，囊括了自然與社科兩大科學領域。對於各個領域所涉浩博實物以文獻為基石，逐一考論辨析，探其淵源，逐其流變。言必有據，論必扎實。《通考》以中華傳統歷史文化為立足點，研究博物的源流演變並理清名物關係。以「名」尋「物」，以「物」正名，名物雙重，以「物」為主體。體現了中華傳統博物文化的內蘊與本質。

《中華博物通考》的總主編張述錚先生乃一代通儒，學識淵博，德藝雙馨。作為《中華博物通考》總主編，先生傾注畢生心力，鞠躬盡瘁，為中華博物學的創建作出了卓越貢獻。

張述錚先生生於遼寧大連，祖籍山東煙臺，畢業於東北師範大學中文系，就業於山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，致力於古籍整理與研究。任山東師大文科研究生《古典文獻學》主講，傳授學術

---

\* 山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

\*\* 山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員

之道，培養後學之成，成就斐然。從事古典文獻整理專業長達幾十年。張先生博學多才，曾參編了《漢語大詞典》，出任山東大學濟南編寫組業務組長，主編了《趙翼詩編年全集》等名著，並撰有《中國文獻學》及名物學等幾十專論，為探尋中華文化之精髓，傳承千年文明之智慧，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。

1989年我去山師大生物系處理公務時，有幸得識張述錚教授。當時先生五十多歲，一看就讓人如沐春風，倍感親切可敬。張先生精神抖擻，侃侃而談。他正領銜編著國家重點出版課題《中國古代名物大典》。他和生物系的老師們正在探討有關古代生物學科的淵流演變歷程，我聽得津津有味，為張教授的淵博學識和宏偉大志所折服。徵得他的同意，參與了醫藥卷的編撰。

先生治學嚴謹，一絲不苟，他專門利用週末時間給我們上輔導課，從製作卡片講起，反復講解寫作體例，講解怎麼查文獻史料，怎麼才能找到最早的翔實可靠的源頭，怎麼引用古文，怎樣利用卡片。規定行文的流變過程要按年代順序，敘述要古樸、典雅，簡潔。「儘量不用白話土話，要使用書面語或淺近文言文，少用虛詞、語氣詞……」。其編撰體例中又包括了條目安排、字體、注音、文風、釋義，引書格式，寫稿格式，凡此種種行文要求，反復給我們講解示例，手把手的給予指教。張先生讓我們試寫範文，再由他修改指正。一開始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，無從下筆。試寫的文稿也很單薄，用詞遣句難以精準，源頭也常常不是最早的。張先生拿到稿子後，逐字逐句地修改，不厭其煩，然後退回重改。一篇稿子要經過四五次反復才能過關。我們也是窮極叩問，竭盡全力。經過張教授的年復一年的訓練，我們一個個門外漢變成了主要撰稿人。幾年來

張先生從沒有過一個星期天，他利用業餘時間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志同道合的寫作者。

1993年10月，《中國古代名物大典》正式出版，全書八百萬字，配圖二千餘幅，第一次以中華傳統博物為目標，全面地解讀各種通過自然與人工所形成的名物。出版後曾轟動一時，斬獲國家、省部、院多項獎勵。《人民日報》在尚未正式出版之前，即稱「《中國古代名物大典》是一部全面積累中國文化的非辭藻型的類義辭書」，故蔣禮鴻先生題辭稱：「開名物匯典之先河，中華樸學之再起」。但對於張先生來說，這本書的出版只是小試牛刀而已。他懷有更宏大的志向和報負，一生致力於重建中華古代博物學，矢志不渝。

張先生為重建中華古典博物學，鬢髮盡斑，傾盡全部心力！幾十年來，我們從未見過一個學者能為信仰的事業如此嘔心瀝血，為了完成這部前無古人的曠世之作，一萬多個日日夜夜，夜以繼日的伏案寫作，從未有過自己的節假日。他對本書的編寫體例、內容及條目要求非常嚴格，一絲不苟，每一卷他都要親自校勘，甚至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。因為本書體大例繁，卷帙浩博，參與作者眾多，來自大江南北，海峽兩岸，崗位有別，學派亦異，且多為兼職，組織工作十分繁重。編目校樣、差旅往來等各種學術、行政事務繫於一身，但他一直無怨無悔，鞠躬盡瘁。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勤習精神，雖已過耄耋之年，仍然甘當小學生，不恥下問，惡補電腦技術，有時正當深夜，我們已睡下，張先生又來電話請教電腦問題。現張先生已是89歲高齡，可憑藉電腦檢索資料、收發卷宗、編審書稿、建立論壇，至今仍精神矍鑠，思維敏捷，正率領通考創作大軍，

做最後一搏。我們也追隨張述錚先生參加了《中國古代名物大典》《中華博物通考》兩本巨著的編纂工作，從不惑之年到鬢髮盡斑，筆耕不輟，迄今已歷三十五載。

張先生一生執著，一腔熱血，他的人格魅力，他披肝瀝膽、自信自強的精神一直引領我們向前。十幾年前，張先生就確診心衰。特別近幾年，張先生年老體弱，又感染新冠病毒兩次，使他孱弱的身體更如雪上加霜。近一年又反復住院，心衰指數都是正常人的幾十倍。每次去醫院搶救，醫生總是重複一句驚心動魄的話：再晚來幾分鐘，我們就無能為力了。即使這樣，張先生還在病床上堅持工作，讓我驚異於生命的不可思議。張先生視死如歸的拼搏精神時時激勵著《通考》群體，三代作者，前赴後繼。

憶往昔，《通考》因遭逢中國大陸紙質圖書大受冷落的時期，一些出版社由對此書的青睞，轉而顧忌出版經濟效益，舉棋不定，面臨這一狀況，張先生與廣大作者無一退縮，從未停止編撰的步伐，再度展現了對中華古典博物學的摯愛，對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信！在此緊要關頭，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毅然決然承擔了這一出版重任，全力以赴，將本書納入中國大陸「十四五」重點圖書出版規劃專案，並得到 2020 年度國家社科出版基金資助。時至 2025 年春，《中華博物通考》這一皇皇巨著終於得以全部完成出版任務。

張述錚先生的成就，不僅在於他的筆墨才情，更在於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風貌。他用自己的才華和勤奮，書寫出人生的精彩篇章，成為我們學習和敬仰的楷模。今生能參與《通考》寫作是生命的饋贈，能隨張先生為創建中國博物學而努力是莫大的緣分。正如不息千河水，志在入江入海；春季萬山綠，永遠深秀蔚然。

本文評介了《中華博物通考》總主編張述錚教授的生平成就。重點論述了其集大成之作《中華博物通考》的歷史與現實價值。

《通考》是中華古典博物學重構的奠基巨作，對重建中華古典博物學，深入挖掘中華博物文化和歷史遺存背後蘊含的哲學思想、人文精神、價值理念、道德規範等具有重要意義，是增強文化自信，恢復、發揚、創建中華文化的里程碑式著作。

《中華博物通考》副總主編之一賴賢宗教授也贊曰：《中華博物通考》為全球華人共享的文化資產，博者博愛乃民族生命共同體的感而遂通，物者積澱著人類美善的價值與情感，通者博通天人之際，考者達古今之變。張述錚教授團隊之《中華博物通考》全書的出版必能繼續加強海峽兩岸文化交流與學術合作，透過物所積澱的民族文化與人類美善而博愛通達，中華博物學之重振豈曰小補之哉，皇極大中洋洋乎發育萬物。